

投稿類別：文學類

篇名：

臺灣古典詩之年節飲食風俗探究—以日治時期為範疇

作者：

廖銘彥。私立葳格高級中學。普通科三年乙班

謝瓊儀老師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臺灣日治時期因治臺懷柔政策的考量，提供了傳統詩學成長的空間，詩社活動蓬勃發展建構了臺灣古典詩歌的一章，而由《全臺詩》分類主題出版之《臺灣古典詩選注》使臺灣民眾能賞讀屬於臺灣本土的古典詩，探索臺灣的文學精華，更進一步了解臺灣的歷史與人文，從古典詩的文獻整理中，我們能認識臺灣並看見臺灣。

日治時期詩社林立，古典詩歌創作題材豐富，臺灣新年節慶文化也成為此時期詩歌書寫的主題之一，以歲時節令為題的傳統詩歌，內容書寫日治下的臺灣節令風俗，其中新年節慶飲食具有象徵文化的意義，「作為一種非語言的資訊傳遞方式，是一個具有完整結構的象徵系統，分別由飲食象徵符號和飲食象徵意蘊兩個子系統構成。」(胡易容、趙毅衡，2014) 由臺灣古典詩之新年節慶飲食探討日治時期呈現的風貌及意涵，為本文研究動機。

二、研究目的

臺灣日治時期古典詩歌數量達到高峰，「20 年代以後，因為政治因素及文明事物日新月異之故，詠時之作漸為詠物詩所取代，成為新一波創作的重點。」(黃美娥，2002)在日治的歷史背景中，以文化當作為治理臺灣的策略影響了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本文由日治時期臺灣古典詩中的新年節慶飲食主題書寫，除了賞析與解讀此時期具有時代意義與文學價值的作品外，期望能從反映風土民情的節令古典詩作，探討新年飲食文化與風俗意義。

三、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文透過歷史民俗與主題研究整理日治時期的新年傳統節日詩歌，收集日治時期記載臺灣風土節令文化的相關資料，並參考由余美玲教授出版《臺灣古典詩選注—歲時與風土》所分類整理之臺灣傳統詩歌，進行解讀與分析日治時期新年節慶飲食相關文學作品。

「日治時期以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邁入另一嶄新階段，由於日本殖民與西風東漸，遂使生存環境丕變，因而文學也有了應變、維新的歷程。」(黃美娥，2002)臺灣歲時節令習俗依農曆運作，以農曆過年最為重視，因此本文從臺灣地方志探討臺灣新年期間飲食風俗，反映常民生活與文化層面，亦從《臺灣漢詩數位典藏資料庫》中所收錄臺灣古典詩中關於新年節慶飲食詩，探討其中的民俗及文化意義。

貳、正文

臺灣在西元 1895 年至 1945 年間由日本管理統治，為達到同化臺人的目的，鼓勵臺人成立詩社，提供文人創作空間，日治時期的新年節慶改訂為新曆新年，也有日式新年儀式及風俗呈現，以下茲就新年節慶詩中的飲食文化探討：

一、日治時期臺灣新年節慶習俗

清領時期新年節慶活動多延續漳州、泉州移民之風俗，「凡此歲時所載，多漳、泉之人流寓於台者；故所尚，亦大概相似云。」(高拱乾，1696)，臺灣在日治時期改過新曆新年，「舊曆新年與新曆新年，舊與新之間，並非以歷時性的方式結合在一起，而是共時性地共同存在於同質的時間和空間中，且相互競爭」(班納迪克·安德森，2010)曆法的改變意味臺灣傳統節令活動的被迫變易，此時所見之節令詩，反映節令活動新舊衝突。日治時期臺人過新年雖掛上新曆，實際上仍是過舊曆新年，在農村因耕種節令依舊曆而進行，仍有過舊曆新年的傳統，皇民化運動開始後，城市民眾大部份改過新曆新年，為了讓臺灣人能徹底改曆，包括張貼門聯、燃放祭神拜祖、炊年糕、寺廟祈福撞鐘等舊曆新年的習俗，也嫁接至日式儀禮當中，「其他具反抗意識的臺人則將儀式隱形，表面著過新曆新年，私下仍過舊曆新年。」(林玉茹，2014)而臺灣文人對於新年新曆舊曆的變易，或配合日本政府，或低調歌詠臺灣文化，如陳朝龍〈竹塹竹枝詞〉(陳漢光，1984)寫燃放爆竹為歲時舊俗，當時臺灣的新年習俗處於變易之時：

歲時遺俗紀元正，連日家家爆竹聲，都為新年添采氣，呼么喝六滿春城。

日人治臺初期採行舊、新慣習並存政策，臺人仍可依原有的節俗過新年，在皇民化後，過新曆新年時多以日式為主，但對部份臺灣詩人而言，亦難免流露感傷，如〈新曆元日雜詠〉(黃石輝，1924)：

古來景象已全殊，國習民風漸向趨。聞道結繩曾代字，而今竟又代桃符。(其一)

廢除陰曆學西人，過卻陽春歲又新。且喜門前樹三友，尚存一點古精神。(其二)

新例還兼舊例行，半新半舊說文明。已無戶口桃符貼，猶聽隆隆爆竹鳴。(其三)

從黃石輝描寫的新年習俗中可知「已無戶口桃符貼」，被結繩取代，並擺上日式門松，又如粘舜音〈丁酉新年〉詩作(粘舜音，1897)：

客裡光陰又一年，出門遍睹國旗懸。新禧慶賀庄耆集，正朔遵行俗尚遷。

豐歲競談占雨雪，內山漸化靖烽煙。從茲臺島人心定，且喜迎春得氣先。

詩人粘舜音描繪了街道掛滿日本國旗，「種種帝國祝祭儀式的操練，既宣示著殖民者的正統性，同時培養殖民地的國民意識，凝聚國民一體感。」(余美玲，2015)在政治與權力的結合運作之下，臺灣人民逐漸轉化為日本新國民。

二、新年節慶飲食民俗

《詩經·周頌》：「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詩經，西周)由早期的歲末豐年、祭祀的活動，演變為年節活動，新年首日，稱為「元旦」、「元日」等，指農曆歲首第一天，而年節飲食文化裡，食物是一種符號，象徵人們對新年的祈求與希願；以下從日治時期新年節慶詩中所言之年節食品，探究年節飲食民俗及其意義。

1、飲用屠蘇

屠蘇是一種中藥酒，以肉桂、屠蘇、山椒、白朮、桔梗、防風等藥草調製而成。傳統以正月初一飲用屠蘇：「於是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柏酒。飲桃湯。進屠蘇酒。」(宗懷，梁)可見新年飲屠蘇是自古而有的習俗，唐、宋以來亦有飲用屠蘇賀春傳統，年齡愈小、輩分愈低的家庭成員，飲用屠蘇酒的順序愈前面。如宋人鄭望之《除夕》：「可是今年老也無？兒孫次第飲屠蘇。一門骨肉知多少，日出高時到老夫。」當時鄭望之是家裡年紀最大，一家百餘口人，因此輪到鄭望之飲用屠蘇時，都已經過完除夕，大年初一了，在臺灣，「是時屠蘇為政，醉人酣劇，相望於道，至五日乃止；謂之『假開』」(高拱乾，1696)，屠蘇酒調合了數種中藥材浸酒而成，在新年飲用，能避邪氣而延年益壽。

日本的過年也飲用屠蘇。家族全員由年幼者及於年長之順序來飲，日治時期，當時在臺灣少見飲屠蘇酒的習俗，但在臺灣新年節慶詩中可見書寫飲用屠蘇入詩句，如〈王申元旦〉(曾德鳳，1932)一詩：

日和蘇酒忽生香，厲疫消除降吉祥。柳暗花明春鳥唱，滿城錦繡快心昂。

詩中說明屠蘇酒為日式節俗，且屠蘇酒能消除厲疫，帶來好處。又如〈新曆元旦紀事〉一詩(鄭家珍，1925)：

初日曈曈映草蝦，千門插竹紀年華。朝來隨例新禧祝，招飲屠蘇又幾家。

鄭家珍在詩中說明臺人在新曆新年，門前隨日式節俗插竹以祝賀新年，然而並非家戶皆飲用屠蘇，此外，以新年為題的節慶詩中，屠蘇亦出現於歌功頌恩的詩句當中，如〈賦祝庚午元旦〉(賴楊柳，1930)一詩：

鴻鈞一轉履端初，紀歲蒼松列錦魚。酩酊屠蘇香齒頰，刷刊名刺賀蓬閭。

漫敲羯鼓桃花放，偏掛龍旗旭日舒。有惠東皇欣庶草，椒花獻頌此封書。

賴楊柳在詩中呈現日式新年熱鬧之景，並擺設門松與日式鯉幟，而詩中屠蘇同為日式新年所必備之年節應景之物。

2、食用年糕

「正月元旦，家製紅白米糕以祀神，於五鼓時拜賀親友。」(黃叔瓚，1722) 紅白米糕為臺灣的年節食物，「除夕前數日，各親友競以糖粿（一名年糕）、紅柑、甜料、雞鴨等物相饋送。道上往來不絕。」(不著撰人，清-日治)將「年糕」以「糖粿」稱之，是臺灣特有的年節食品。臺式年糕可分成「甜粿」、「發粿」、「包仔粿」、「菜頭粿」、「紅龜粿」等。

詩人黃水文〈年糕紅龜粿〉(黃水文，1929)則是寫下了紅龜粿的好滋味：

紅龜好兆享龜年，一食全家福壽延。味道津津宜老少，雲仍繁衍萬千千。

〈年糕紅龜粿〉是寫閩南、客家人過年時的傳統食物「紅龜粿」，俗諺言：「切龜尾，年頭好到年尾」，指的就是切紅龜粿討好采頭的意思！紅龜粿以糯米粉攪拌製成紅色的粿皮，包上或甜或鹹的餡料，再印上龜形的模印，以香蕉葉子墊底，放入蒸籠炊熟新年過年紅色代表吉祥，龜的圖案代表長壽，而另一首〈年糕甜粿〉為：

年糕來歷說紛紛。甜粿徵甘自古聞。供奉案頭神鑑納。甘臻歲歲永歡欣。

年糕徵兆吉利，甜粿是甜年糕，以糯米磨成水粉，加以砂糖蒸熟，呈土紅色，用白砂糖就呈土白色，傅錫祺亦將年糕寫入〈年糕限先韻〉三首：

韶光容易又新年，蒸就甜糕滿豆籩。客至無須別為黍，每和春酒進賓筵。(其一)

糕餌炊成正月天，春盤流盡老饕涎。香甘好下屠蘇酒，片片山妻手自煎。(其二)

甜糕熟後供神前，春日人家處處然。東國也傳新節物，饅頭個個大於拳。(其三)

年糕象徵步步高升，傅錫祺寫年糕，說明年糕滋味、製程、寫如何炊熟，炊好的年糕香味四溢，在吃食前才拿出切片煎炸，並以甜糕來祀神，末句「東國也傳新節物，饅頭個個大於拳。」乃是「傅錫祺取其吃象徵美好圓滿的饅頭與臺灣吃年糕取其步步高升之意相比擬。」(余美玲，2015)凸顯臺灣人正月過新年吃年糕的方式與諧音，年節食物都有祈願順利的義涵，除了書寫年糕，也有以日式年糕入詩(葉際唐，1940)：

蒸糯擣就趁新春，彷彿菱花案上陳。好與年糕同一視，團圓說待補吳均。

日式年糕稱為鏡餅，製作方法和臺灣習俗不同，要擣過年糕，鏡餅與年糕同是以糯米製成的年節食品，臺式年糕有「步步高昇」的象徵意涵，鏡餅則帶有團圓之意，葉際唐在寫日式年節飲食鏡餅的詩作中以吳均之典故，說明保留文化的願望。

臺式年糕因由「糕」與「高」的諧音連結，象徵未來能步步高升，日式鏡餅則以圓形為意涵，象徵闔家團圓，都是對於新的一年祈福，但臺人習慣以紅色烘托節慶氣氛，臺人多無法接受日式白色鏡餅，日式年糕之後隨著日治時代結束而消失於臺人新年年節食物。

3、五辛盤招待訪客

元日吃食五辛盤，「五辛所以發五臟氣，即蒜、小蒜、韭菜、芸苔、胡荽是也」(宗懷，梁)以五種蔬菜盛於盤中饋贈親友的習俗。吃「五辛」，迎新年，以「辛」與「新」諧音，象徵新的一年，萬象更新。將韭菜、芸苔、芫荽洗淨，在盤子裡擺出造型，再拌以醃漬的大蒜和蕎頭，因含五種蔬菜，都有發散的功效，以「五辛」為名，亦稱春盤，古人認為可以祛病，並保來年健康，「漸覺東風料峭寒，青蒿黃韭試春盤。」(蘇東坡，宋)五辛盤亦可以其他蔬菜製作春盤，青蒿是野菜，俗名「茵陳」，有清肝明目之功效，此外，也有用豬肉和主食製作春盤，「於是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柏酒，飲桃湯，進屠蘇酒，膠牙，餚，下五辛盤。」(宗懷，梁)可知「五辛盤」是年節食品，「元日蚤起，少長咸集，禮神、祭先、羹飯後，詣所親及朋友故舊賀歲；主人出辛盤相款洽，俗謂之賀正。」(高拱乾，1696)在臺灣，「五辛盤」是屬於年節飲食，演變為以五辛盤招待來訪賓客，並稱為「賀正」，除了祛疫保健的意涵之外多了祝福的意義。「凡此歲時所載，皆漳、泉之人流寓於臺者；故所尚亦大概相似。」(蔣師轍、薛紹元，1896)可知五辛盤為漳、泉之移民的舊俗，新

年節慶詩中也可見到新年的飲食「五辛盤」，如臺南詩人施士洁〈元旦病中和芝生韻〉之二：

萬家爆竹刺桐城，老子呻吟作和聲。擁被身惟防冷煖，垂幃目不辨陰晴。

五辛未敢登槃薦，百醜翻嫌對鏡明。舉世欣欣儂戚戚，使人到此意難平。

此為施士洁病中之作，寫新年卻無年節歡樂氣氛，全詩看似病中抒懷，但以節俗中的爆竹、五辛盤連結新年意象，「舉世欣欣儂戚戚」一句更以新年熱鬧情境對照自己的悲戚心境，此時寫有驅邪意涵的「五辛盤」，然而「未敢登槃薦」，對生病的詩人未有所助益，引「五辛盤」入詩或許是詩人欲藉「五辛盤」的祛病象徵，祈求健康；而〈王戌元旦試筆〉一詩(賴和，1922)則是表達了希求人民健康的願望：

辛盤卯酒作新正，一夜東風春滿城。但願世間無疾病，不愁餓死老醫生。

另一首〈元旦偶筆〉一詩(劉懷德，1941)藉由年節食物傳達自己在異族統治之下被壓抑的民族文化意識：

舉筆剛逢歲序新，辛盤卯酒喜重陳。厭乘風浪安吾素，無恙琴書只自珍。

讀史難忘藜閣火，題詩願寄草堂春。年來不盡滄桑感，餛飩鹽齏保此身。

日治後期，日人對臺人的思想控管更加嚴密，詩人只能將被壓抑的精神文化意識，藉由詩作隱晦呈現。

三、新年節慶飲食民俗意義

本文從臺灣日治時期與新年有關的節慶詩中，以年節飲食民俗方面分析其中的民俗意涵，日治時期因殖民政府運用操作風俗文化為同化政策，使臺灣新年的民俗呈現多樣性，在年節飲食民俗中分別從屠蘇、年糕及五辛盤之年節食物所呈現的文化意涵討論，年糕以字音連結對未來的祈願，日式鏡餅則以圓形為祈求團圓的象徵，皆有對新的一年的祝願祈福，然而日式鏡餅中的白色和臺人習慣以紅色為吉祥產生對立，鏡餅隨著日治時代的結束而消失。喝屠蘇酒的習俗為古俗，但臺人已無此俗，日治時期因日式節俗的引入而再次出現於新年飲食之中，五辛盤在臺灣屬於年節飲食，然而在臺灣是以五辛盤招待來訪賓客，並稱之「賀正」，除祛疫外，也多了共享與祝福的意涵。

參、結論

臺灣新年節慶民俗可從台灣古典詩中探討臺灣人民的年節習俗及心理感受，在傳統節令基礎上呈現在地化的節慶風俗。

日治時期古典漢詩因時代政治環境的關係而成為文學主流，而臺灣豐富的歲時節令文化於日治時期異族統治之下，歲時節令的書寫是古典詩的書寫主題之一，以新年節慶詩而言，古典詩中呈現因改曆而引起的舊曆與新曆新年的矛盾，臺灣當時有過兩個新年的民俗呈現，在年節飲食民俗的呈現則有食用年糕、飲屠蘇酒以及準備五辛盤招待賓客等，新年節慶於日治時期大抵承襲既有傳統習俗，然而因殖民政府的皇民化，被強加日式節儀於其中，而使日治時期的新年節慶中所呈現的內涵和傳統略有不同，在日治時期新年被當作祝祭日，並強迫改曆，然而舊曆新年習俗已根著於臺灣人心中，特別是農業社會，並不容易改變，使新舊曆新年從並行到後期的舊曆新年隱形化，所呈現的文化符號已非單純的新年節令飲食符號。而是具有時代背景因素及政治意義。

肆、引註資料

胡易容、趙毅衡(2014)。符號學：傳媒學辭典。臺北市：新銳文創。

黃美娥(2002)。臺灣古典文學發展概述（1651-1945）。海峽兩岸臺灣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論文彙編(431-445)。廈門：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

高拱乾(1696)。臺灣府志。

班納迪克·安德森(2010)。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市：時報文化。

林玉茹(2014)。過新年：從傳統到現代臺灣節慶生活的交錯與嫁接(1890-1945)。臺灣史研究，21(1)，36—38。

陳漢光(1984)。臺灣詩錄。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黃石輝（1924）。詩壇。台南新報，1月4日，6版。

余美玲(2015)。臺灣古典詩選注—歲時與風土。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

不著撰人(西周)。詩經。

宗懷(梁)。荊楚歲時記。

庾肩吾(梁)。庾度之集。

李永匡、王熹(1995)。中國節令史。臺北市：文津出版社。

黃叔璥(1722)。臺海使槎錄。

不著撰人(1959)。安平縣雜記。臺北市：臺灣銀行印刷所。

蔣師轍、薛紹元(清)。臺灣府志。

郭晏萍（2017）。日治時期臺灣古典詩中的三大節令書寫研究。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施懿琳(2014)。全臺詩。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